

〔清〕邊連寶 著

邊隨園集

第五冊

中華書局



I214.92
B785

邊
隨
園
集

〔清〕邊連寶 著

第五冊

中華書局

病餘長語卷一

商邱宋牧仲肇巡撫蘇松，一時知名之士俱招致幕下，因有《江左十五子詩選》。李必恒，字百藥，又字北嶽，高郵人。其詩出入於韓、白、蘇三家之間，然別自矯之，有奇氣，非規規撫摹者比，十五子中應爲巨擘。略敘數首於左以見其概。

效荊公烘虱有叙

荊公有和王樂道烘虱詩，司馬溫公亦和之。或者用以爲譏要之意各有托，未可非也。冬日即事戲效一首，中段聊爾示幻，所謂言之無罪，聞之足戒者非耶。

屋山吹裂終風號，曉窗瑟縮裹緼袍。忽驚芒刺在腰背，爬沙那得仙指搔。嵇康性癩固多虱，老鰥衣垢彌穴巢。中單急解付兩婢，十指大索同搜牢。屍積便思觀宜築，血流豈必杵可漂。策勦牙爪已足賀，盡殲未若烘爐燎。須臾赴焰類蛾滅，頃刻裂體同龜焦。偪膊直似武安震，拉雜不異臯蘭塵。旁及蚤氏下逮蟻，一網而盡誰能逃。小婢失聲忽大噓，獵得巨擘魁其曹。婪酣肚腹脹麥顆，亦有腳股連雕尻。諦視掌上聊玩弄，厲聲呵責如雄虬。曰汝賦形極委瑣，曰汝秉性專貪饕。噬膚飲血恣口腹，微軀豈足充汝庖。蔓延孫子營窟宅，爲肘腋患非一朝。投畀炎火且快意，么麼焉用污歐刀。熏心焚身爾

何悔，昂首彷彿聲嘈嘈。阿房宮賦舊能讀，於傳有之未爲妖。姑妄聽之譯以意，其詞大概多訾謗。似云族類實天產，遙遙華胄名曾標。藏老僧衲具佛性，遊宰相鬚經宸褒。置諸壁間每見愛，捫來座上偏稱高。鮮衣美服我不顧，敝褐破絮君則招。且聞人身豚蟲窟，爲虬爲蛭爲蠅蟻。是皆害在爾心腹，若我所鑒纔皮毛。不見州衙插大鼓，堂皇日坐煩榜敲。擇人而食欲無厭，吮脂吸髓竭其膏。取彼所得以例我，詎異太山於秋毫。而乃獨於我乎懲，茹柔吐剛非人豪。何況相與有瓜葛，屬毛離裏如粘膠。同根相煎何太急，忍使赤族爭燔燒。須臾聲寂去不顧，掉頭一霎如風飄。聽其詞直義亦正，誅之不武寧相拋。於物罕容實吾偏，不虞反唇來譏嘲。處禪且效阮籍戲，放生亦受坡老教。翻思火攻真下策，披衣一笑倒濁醪。

戊辰冬初，余作《勦虱詩》亦頗得意，後閱《十五子詩選》，得李君此作，殊大快也。僕作五言，且得韻甚窄，故遜其恢詭。然余詩精鑿處亦渠所不及。緣體格各殊也。此作殆與僕《四蟲詩》並駕矣。

同學諸子招人文社不赴，長歌述懷兼謝諸子

春蠶作繭角鬬螭，蠹蟲食紙聲沙沙。天公憐我落苦海，欲使擺脫超津涯。粵余總角愛蒐獵，百家經史窮羅爬。屠龍技就世罕用，刻楮無益吁可嗟。日王崇儒好詞賦，班揚東馬裝連車。學臣聯翩下禁籙，八紘廣設張羅罟。吉水宛平東海暨，避席授管開官衙。淮海維揚曰才藪，森如束筍紛如麻。而我當仁志不讓，掉臂徑入抽鯨牙。千言賦就不加點，從容飲噉斟官茶。詰朝名字上頭掛，壓倒元白誰敢

譁。使者召謁面獎我，曰汝今代文章家。小子頓首謝不敏，朱提鑿賜禮有加。爾時意氣極騰上，要窺蓬島乘星槎。三科鍛羽羞毘毘，煩冤內火蟠龍華。靈台炎炎忽空湧，千鐘萬鼓相撞撾。間或細響類合樂，瑟笙竽笛箏琵琶。耳官驚匿走失職，聽答輒爾多遺差。親朋走訊競咄惜，亦有調笑聲呀呀。諸君何爲不我棄，招邀見嗜如瘡痂。有兄聊可附騏驥，如余只合儕麀麀。每思投牒老牖下，巾箱棄置猶浮苴。祇緣升斗竊靡食，不爾有覲胡爲耶。二月楊柳青氍回，村桃遠近蒸紅霞。曹家亭子頗不惡，垂絲木筆攢春葩。倘能置酒別召我，定泚濁墨蟠饑鴉。維予唱女和亦可，詎必攢眉俛首乞靈故紙群嘔啞。（麀，先，上聲，又音先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麀，麀也。）

此作氣韻倍爲沈雄，與阮亭三平平之說亦吻合。李君蓋應康熙己未制科而放歸者。

長夏漫堂先生出所藏古繪事法書見示，因呈長句明日將渡江之吳陵

火雲行天赤日酷，白汗翻漿作三伏。中丞衙散襪襪無，解帶科頭對修竹。朱華翠蓋敷清池，召客列坐相娛嬉。高齋空虛鮮長物，那覓周鼎兼商彝。洗心祇覺畫圖適，逸品神品分甲乙。平頭奴子親捧將，玉軸錦囊包裹密。老子意氣真堂堂，兩旁參佐如堵牆。手披口說坐復起，健如海鶴森開張。馬遠春晚景，趙昌寫生花。九老鬚眉劇生動，洛靈環珮交紛拏（是日所見數種）。而我獲見所未見，但聞左右嘖嘖聲咨嗟。就中坡蹟尤可愛，七百年餘露光怪。婀娜剛健倍有神，璀璨陸離騰墨彩。忽然眼底走煙雲，海嶽庵圖更好在，卷圖命酒清風生。師乎師乎移我情，明朝一舸掠江去，正向元暉畫裏行。

漫堂先生即牧仲，牧仲筮仕黃州，因其地爲坡公舊游，遂畫像供養。後開府蘇州，於臘月十九日，率諸名士爲東坡作生日，亦一時佳話。余忝與坡公同日攬揆，恨生也晚，未獲親預其盛。乾隆己卯，余六十初度，作詩自壽，中聯云：「大蘇當日曾同物，老杜於今幸浹旬。」子美卒年五十九，余已六十，故曰幸。浹旬，六十年爲一大旬也。同物浹旬，以《左傳》、《周禮》作對，工穩而不纖。余又有句云：「帶乙烹魚婢，和匡隴蟹奴。」乙字、匡字，以《爾雅》、《檀弓》作對，此爲一字典。

吳廷楨，字山掄，長州人，亦十五子之一。錄詩一首於左。

試兒行，為天標令子賦

璿源照夜凝冰壺，老蚌就掌生明珠。翠眉玉頰瞳點漆，人間又見徐卿雛。去年湯餅會衆客，鬱蔥佳氣方充間。走邀溫嶠辨英物，耳畔髣髴聞啼呼。今來週辟露頭角，矯矯自與群兒殊。豪鷹削劣毛骨異，敢以凡鳥題門樞。雲屏翠幙好遮護，抱持保姆顏敷腴。圖史百物羅左右，滿堂座展紅氍毹。排窗穴壁競覘矚，親戚笑問兒何須。逕前握管隨手抹，信尋字畫摹之無。諸餘玩好不掛眼，豈羨取印提戈父。迺翁雅素耽詞翰，吮毫舐墨勤咿唔。兒生墮地有同嗜，端能讀父盈車書。草牘方當等曼倩，臨書且爲留官奴。幾人有兒得寧馨，萬金之產良非誣。我歸責子坐歎息，提孩便已趨殊塗。朋來雖有四男子，森如立竹僵牆隅。懶惰總不好紙筆，召令吐記常含胡。正應坐我老伏櫪，顧後駒齒皆頑鶩。韓子不免簡教示，陶公終是憂賢愚。詩成聊復使之寫，得不愧汗沾肌膚。生兒當如李亞子，爾曹碌碌何

爲乎。

七古一韻到底者，莫妙於魚虞，而蕭豪次之，歌麻次之，東冬次之，佳灰又次之。以此數韻者，聲隆而氣厚，高而不浮，縮而不啞，非他韻所及。然未登堂嚙臠者，方笑爲追蠡之見耳。

孟頫上覆丈人節幹、丈母縣君：孟頫一節，不得來書。每與二姐在此懸思而已，伏想各各安佳。孟頫寓此無事，不煩憂念。但除授未定，猝難動身，恐二老人無人侍奉，故先發二姐與阿彪歸去。幾時若得外任，便去取也。今因使專此上覆。聞鄉里水湧，盤纏生受未有一毫相寄。二姐歸日，自當整理一書與鄭月窗，望遞達不宣。六月廿八日，孟頫上覆丈人節幹、丈母縣君。孟頫謹封。

右趙文敏上其外父母手札，錄而存之，以見古人質樸乃爾。所謂二姐，当即管夫人仲姬，「我儂兩個」中之儂也。向丈人、丈母前目其妻曰二姐，祇此便見特煞情多矣。一笑。

《六研齋筆記》：「文衡山煮茶句云：『竹符調水沙泉活，瓦鼎燒松翠鬣香。』吳中諸公遣力往寶雲取泉，恐其近取他水以給，乃先以竹作籌子付山僧，候力至，隨水運出以爲質。此未經人道者，可補茗社故實。」按：竹符調水，已見《東坡集》，非昉自衡山也。然余竊有譏焉。如此便不復辨淄澠矣，又何必乃爾。

綽約新嬌生眼底，侵尋舊事上眉尖。問君別後愁多少，得似春潮日夜添。
長垂玉筍殘粧臉，肯爲金釵露指尖。萬斛春愁何日盡，一分真態爲誰添。

右宋人二絕，頗有佳致，見東坡帖或即是東坡作，偶忘之矣，俟再檢。

漁洋《香祖筆記》云：「余辛丑客秦淮，邀笛《步和錢虞山石厓秋小景》絕句云：『宮柳烟含六代愁，絲絲畏見冶城秋。無情畫裏逢搖落，一夜西風滿石頭。』袁籊庵見而戲余曰：『忍俊不禁矣。』余謂公詩首首句句都是忍不禁，惟古體時忍俊而僅禁耳。俊字最害事。趙吳興跋褻帖云：『六朝人結字非不古，而乏俊氣。』余獨謂其所以非不古者，正緣乏俊氣耳。吳興惟不乏俊氣，故不能非不古耳。詩文字畫於此一字擺脫不下，總難到無上境地。余嘗戲爲詩評續孫器之後於漁洋云：『如南部名工，鵲觀鴛鴦色色都佳，粉墨之外故自具有俊氣。』以示余友戈芥舟濤，芥舟以爲確然。數十年來，新城之學塞滿世界，故不敢以示外人，恐其環向而攻之也。」

《香祖筆記》云：「曹孟德作疑塚七十二，又遣令婕妤伎人時時登銅雀台，望吾西陵墓田。予嘗笑之，謂操體魄果藏西陵，即不必作疑塚。既作疑塚，體魄且不知散落何許。雖望陵作技，寧復聞之。可謂詐而愚矣。」余於前二十年曾作《銅雀台詩》云：「銅雀台，歌吹哀，日暮悲風千里來。西陵陵內何人骨，魏武游魂安在哉？」詩不甚佳，已逸之矣。因與此論合，聊記於此。」

熱惱字見釋典，義極精。俗作熱鬧者，非。余有六言詩云：「休向熱中取惱，好從平處求安。須識榮能招辱，正如暑自生寒。厚地高天蓋載，清風明月盤桓。以泳以游卒歲，何思何慮加餐。」前四句直是見得透，說得出。所謂稱心而言，人亦足也。惟後四句境地太高，非陳希夷、邵堯夫一流人不足以當之也。余小子蓋有志而未逮焉。

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，奏曰：「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，忘其本領，然後可教。」後乃盡

段之藝。先兄爾立業客廣川，曾與文安井愷一其演共延一琴師，學得數曲。歸而請教於胡振起表叔，胡曰：「子所習浙派也。余工閩派，較浙派殊勝。」先兄請學，胡對如段旨。按此義極好，即道家脫胎換骨之說，亦釋家熟路漸生，生路漸熟之義。

王新城云：「詩集句起於石曼卿，王介甫皆爲之，李龔至作《剪綃集》，然非大雅所尚。近士大夫竟以詩牌集字，牽湊無理。或至刻之集中，尤可笑。」是大不然。其牽湊無理，非詩牌之罪也。余嘗與門人戈方舟濟爲《石蘿軒聯句》詩，幾數十韻，皆以詩牌集之，中有「含毫謝選輒，抗心激羣靡。險句剗性壘，幽思割理脂。氣剽河海溜，體勁松柏枝。鏡古研危理，雙俗全天倪。息機碩燭過，守垣憚角時。簫笳宥素寂，斟酌穿盈疑。藻躬除馬害，求道辨羊歧。努力求死諡，帖心服生饑」等句，皆瘦硬有理致，故知新城非篤論也。蓋思以偏側而益致其精，新城生平故未窺斯奧耳。濟爲吾友侍御芥舟之弟，其心思才力不讓阿兄，乃一第之後再赴公車，遂援例候銓，余甚惜之。雖芥舟亦不能禁也。

元遺山《湘夫人詠》：「木蘭芙蓉滿芳洲，白雲飛來北渚遊。千秋萬歲帝鄉遠，雲來雲去空悠悠。秋風秋月沅江渡，波上寒煙引輕素。九疑山高猿夜啼，竹枝無聲墮殘露。」按此詩輕描淡寫，不著迹相，最爲得體。每見唐人遇此題，與漢臯洛浦一例用褻語，輒爲恨恨。至明王百穀竟以湘君目馬湘蘭，更應墮拔舌地獄。以聖人之女、聖人之妻而使之下儕於倡伎，可謂無人心矣。或者歸罪於三閭，以爲實始作俑，知渠於《九歌》諸篇有未鮮得在也。

《六研齋筆記》記唐牛奇章嗜石。石分四品，居甲乙者俱太湖也。石根插入湖底，波濤撼擊，遂成

竅穴。嵌空玲瓏，極有奇狀。質含津潤，與雲氣開斂相爲晦明。扣之硃然，兼有泗濱之韻，所以爲佳。吳越錢氏元璫作鎮，與外戚孫成祐極意搜剔，奇秀者盡輦而致之園林矣。宋宣和中，又經朱勔羅致，盤固侯既入艮岳，諸零珍碎壁盡出人間。今有弔奇者，但當於昔人傾台涸池之側，以長鑱從事，不煩問之水濱。

詩句寧出弱而對強，勿出強而對弱，其起落承接亦然。如阮亭「窗前明月影，洞口綠蘿陰」，若非對句，出句成何語？然有對句，翻覺出句人妙。蓋綠蘿陰即明月影之所爲也。余有《夏日掃石山房雜興》云：「入夏山房花木深，沈沈翠色上衣襟。晚來卷起天棚坐，人在綠天天上吟。」亡內李摘其第三句云：「此等語若出我輩，公等便應笑死。今出君手，當作何說？」余笑曰：「緣卿等只辦得第三句耳。」

《雞林志》云：「高麗紙治之極緊，滑不礙筆，名曰硃紙，一名玉葉紙。古剡滕紙得名最舊，而苔錢次之。」

佛氏五眼：一肉眼，二天眼，三慧眼，四法眼，五佛眼。其肉眼亦徹見一踰繕那。踰繕那者，四千里也。

東坡《赤壁賦》吹洞簫者綿竹道士楊世昌也。

倪雲林《題樂圃林居圖》詩云：「暮投齋館靜，城郭似幽林。落月半窗影，涼風孤鶴音。汀雲紫遠夢，桐露濕青琴。喧卑靜塵慮，蕭爽集衝襟。」詩頗高淡，與其繪事相稱。

丁謂即導上以神仙之事，爲玉清昭應宮使。又自謂令威之後，喜言仙鶴事，人稱爲鶴相。按此則宋之祠祿，由來舊矣。或謂起自神宗，何也？

石田《題畫梅》詩云：「平生有眼厭桃李，但托梅花是知己。小橋初春帶淺水，青鞵布韉從此始。看花嚼蕊冰雪中，清泠肺肝香沁齒。歸來拈筆弄清真，淡墨依稀春繞指。花光補之今不作，我欲師之竟誰是。橫梢的歷寄疎略，自我意爲聊爾爾。正如北人煮竹簍，筍味茫茫舉其似。理之嫌我太草草，斜補竹枝成玉倚。要知君子德不孤，勿謂畫圖而已矣。」啓南詩殊疎野有別致，大要與其人相似也。補之姓楊，宋徽宗時人，善畫梅花。光，未詳。理之，姓王氏，啓南同時人。按詩意乃啓南與理之合作一圖也。

石田《贈吳瑞卿畫一幀題句》曰：「山中地貴何錢買，水次幽居卻儘強。潦草杯盤無俗客，清虛亭館但湖光。弱雲過雨不多點，高木當風有許涼。一觴一詠聊遣撥，自家錯認是柴桑。」

唐人小說如《會真記》、《虬髯公》、《柳毅》、《劉無雙》等傳，筆墨並極濃。至偶閱《香祖筆記》，得海寧查孝廉遇鐵丐一事，亦唐人之亞也，全錄於左，以資談柄，且爲世之皮相者砭。

海寧查孝廉查伊璜繼佐，崇禎（二）中名士也。嘗冬雪偶出門外，見一丐避廡下，貌殊異。問曰：「聞市井有鐵丐者，汝是否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「能飲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引入發醅，坐而對飲。查已茗芋，而丐殊無酒容。衣以絮衣，不謝逕去。明年，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，露肘跣行。詢其衣，曰：「人春不須此，已付酒家矣。」曰：「曾讀書識文字乎？」曰：「不讀書識字，何至爲丐耶？」查奇其言，爲

具湯沐而衣履之。詢其氏里，曰：「吳姓，六奇名，東粵人。」問：「何以丐？」曰：「少好博，盡敗其產，故流轉江湖。自念扣門乞食，昔賢不免，僕何人，敢以爲污？」查遽起，捉其臂曰：「吳生海內奇士，我以酒徒目之，失吳生矣。」留與痛飲一月，厚資遣之。六奇者，家世潮陽。祖，明世爲觀察。以樗蒲故，遂爲窶人。既歸粵，寄食充驛卒，稔知關河阨塞形勢。會王師入粵，邏者執六奇。六奇曰：「請得見大帥言事。」既見，備陳諸郡形勢，因請給遊劄數十通，散其土豪，所至郡縣，壁壘皆下。帥上其功，十年中，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。孝廉家居，久不復記憶前事。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，致吳書。問以三千金爲壽，邀致入粵。水行三千里，供帳極盛。度梅嶺，已遭其子迎候道左。所過部下將吏，皆負蘭抱弩矢爲前驅。抵惠州，吳躬自出迎，導從雜選，擬於侯王。至戟門則蒲伏泥首，登堂北面，長跪歷敘往事，無所忌諱。入夜，置酒高會，身行酒炙，歌舞妙麗，絲竹迭陳。諸將遞起爲壽，質明始罷。自是留止一載，裝累鉅萬。將歸，復以三千金爲壽。錦綺珠貝，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。查既歸數年，吳興私史之獄牽連人之，吳爲之營救，查遂獲免於難。初，查在惠州幕府，一日遊後圃，圃有英石一峰，高二丈許，深賞異之。再往，已失此石。問之，則以巨艦載致吳中矣。今石尚存查氏家。六奇後卒贈少師兼太子太師，謚順恪。（蘭，音蘭，盛弓矢之器。負蘭抱弩，見《前漢（書）·韓延壽傳》。）

〔一〕禎，原文諱作正，改。

傅青主先生繪事法書流傳至今者，價如琪璧。先曾伯祖長白先生守太原時，與先生交好。及先

祖石庵公司運河東，又于先生有式廬之雅，故先生手迹吾家所藏甚富。百年来大半散軼，惟存畫一軸，濶一尺五六寸，長七尺。寫雨景，有深山大澤，龍吟虎嘯之氣，真巨觀也。上署云：「己亥端陽雨中，幀似蓉老詞壇。」先祖別號蓉庵，後改石庵耳。下署「臨禹玉」，旁署「真山」二字。外存手劄三枚，其一即《饋畫劄》也。云：「小畫一幅，疥琴壁還，欲請鯉數斗耳。昔人書換鵝，換羊矣，而未聞以畫換鹽者，換之自僑黃始。晤對未知何日。此意如大緣簿抄化本爲鹽耳。故且不寒溫絮煩取厭，附候德祉不盡。真山稽首。」按：僑黃，字未詳。據文義，似是先生別號。然歷觀先生款識，或稱「方外山」，或署「真山」。又閱《池北偶談》，知先生別號「公之」。它未聞號「僑黃」也，闕之可耳。其一云：「以藜藿盆盎，不過升斗之容。而熬波積素，粲然盈車，塞滿窮措大屋子矣。嚼味頌德，齒舌無際，覺張融之賦不及此時色壯。令君文惠與海岸共永也，但原意不敢望損廉橐。乃過承優厚，殊增深慙。敬此鳴謝不盡。山頓首頓首。」蓋石庵公饋鹽而副以金，此其謝劄耳。又一劄云：「真山頓首，承貴縣令君問病，山於此道作夢耳。妄處二方，塞責而已。試且各合一半試之，無甚大損。再合，若少覺有礙，即已之。庶不受無知妄作之毒。井存翁別時，許以鯉蟹見惠。此時大寒，蟹應不便遠寄。鯉、乾物，或可得一兩片。若便中有往來書，可一字及之。有伴來衙，帶村中爲菜園止涎也，大犯口腹累。故人之戒方外之人，行簡爾爾。三扇點過並致。弟山頓首頓首。」先生精岐黃家言，嘗馳千里爲鉅鹿楊猶龍視病，未至而猶龍死，論者惜之。謂先生至，猶龍可不死也。此必先祖問病，先生酬劄。然先祖時司河東鰲務，而前劄稱令君，此又稱貴縣令君，何也？或時攝篆某邑，而家乘失載，蓋無得

而稽矣。井存翁，諱在，已亥進士，文安人，時爲晉某郡推官，先爾立兄之外大父也。所謂三扇者，今尚存其一。上爲倪鴻寶先生畫，下爲先生題詩，兩分之，裝爲一軸。詩云：「只此寥寥筆，教人不敢輕。畫圖成甚事，國難見英靈。俗物論真贋，吾儕敬姓名。爭傳揭邑老，亦復擅丹青。」按此詩庚青雜出，不合律令，而詩則非老杜不能爲。書法原本大令，而加奇縱，真神物也。

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，譏者謂鵝知亦不後，此所謂鰲廡踢者。至鍾伯敬「桃花日無事」，譏者謂：「李花亦未嘗終日忙也」，則不在此例。

或問：「男女床第之事，聖人與衆人同乎？」余曰：「聖人與魚獸同，衆人則否。」問者大駭，曰：「時哉時哉，故有女懷春，聖人不禁。」

「天暝一聲雁，燈昏四壁蛩。」或以爲餅師所作，未知果否。然大有鬼氣。《牡丹亭》麗娘將死，曲云：「遭程期是天外孤鴻，階下寒蛩刺刺，紙條窗縫。」與此同一神理，皆出神入化之筆也。

余自信素無竊疾，然每夢至人書舍，見佳石纍纍，輒心豔之，務袖取一兩枚。夢中作暘暎醜狀，醒輒痛悔，因作詩銘座右，曰：「人心有所徵，夢寐爲究竟。夢寐所不爲，始信根株淨。外所不及遭，不爲未非命。諸惡使莫作，惟有敬能勝。」嘗語芥舟，芥舟取石一方乞余，曰：「聊止君涎。」其石色紅如瑪瑙，極潤，長可一寸而弱，形如秋葉，刻「如蘭」二字。篆文散布如葉之筋，極有佳致。

友人高識文應述嘗語余云：「曾過某處某寺，見阿羅漢中有倩人搔癢者，有猜枚者，旁題一聯云：『倩人搔背，上些，上些，再上些，咳，知痛癢，還須自己；與彼猜拳，是了，是了，又是了，吓，真

消息，仍在他家。『極可參。』會高陽孫文正公祠一聯云：「真宰相不愧科名，千古文章，馨香俎豆；大將軍有勞社稷，一門節烈，潤色河山。」可謂文稱其題。

王右丞淡而雋，孟襄陽淡而逸，柳柳州淡而峭，韋蘇州淡而玄。余向論如此。夫雋之與逸則必有間矣。近閱《香祖筆記》云：「汪鈍翁嘗問余：『王孟齊名，何以孟不及王？』余曰：『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。』汪深然之。」此論與余真是冰炭，襄陽未能脫俗尤駭人聽。竊恐未能脫俗者不在孟，轉在王耳。王詩略帶甘意，惟雋故甘，惟甘故俗也。如「下馬飲君酒」篇，婁娜作態，只此便俗。至孟詩中兩「掛席」篇，真是一片奇氣，噴薄而成，雖太白亦當斂手未能脫俗者，百切不能到也。

阮亭於表聖詩中最喜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八字，余則不然。余所最喜者：「返虛入渾，積建爲雄」及「惟性所宅，真取弗羈」十六字耳。阮亭又云：「『採採流水，蓬蓬遠春』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，正與戴容州『藍田日暖，良玉生烟』同旨。」余按：阮亭所取總不離「神韻」二字宗旨。余所取者，乃在「大風卷水，林木爲摧」。坐清宴之堂，發從容之論。歎老不得，嗟卑尤不得。了無感慨，絕少激昂，非遁入神韻之中無所庸其伎倆，此神韻二字爲達官貴人藏身之固也。

每讀達官貴人近體詩，至五六句非重複則枯索，其故云：「何請與操斛者共參之。」

趙秋谷晚年與阮亭水火。按秋谷骨格較阮亭故高，然太生硬而不馴煉，故不足以服阮亭也。韓昌黎、孟東野以及李昌吉、盧玉川之徒，生硬之中卻字字馴煉，馴煉豈輒美甘滑之謂哉？

白樂天，賢者也，而黨於二牢；陸務觀，賢者也，而爲韓侂胄作《南園記》；朱晦翁，大賢也，以

南軒之故而袒護循王香火。情之誤人如此。

徐靈期《衡嶽記》云：「雲密山有禹治水碑，蝌蚪文。」

祝融峰上有碧玉壇，方五尺。東有紫梨，高三百尺，乃禹所植。實大如斗，赤如日，食之長生。宣德爐以三佛齊紫硃，琉球安瀾沙，及渤泥國紫礦胭脂石和之。

宮鴻曆，字友鹿，泰州人，亦江左十五子之一。有《玉清仙子詩》，事極新奇可喜，錄之於左：

玉清仙子者，亦號珠湖墅士，秦郵陳氏女也。精三式之學，壬遁兵占，尤得樞要。便弓馬，習騎射，信異人也。近居廣陵僧行西，與陳中表。余因行公往，垂簾問答者竟日。數學該博，詞鋒銛利，三式疑義，無不迎刃而解。繼又自言得長生之術，雅慕冲舉，索余贈得絕句八首。

足躡雄雷御迅風，手麾丁女配壬公。晉陽娘子軍行處，鼓角聲聲出地中。

一丸飛劍一編書，理髮薰衣畫不如。寄語香衾夫婿道，不妨金奏養爰居。

桃花叱撥不留行，錦繡輕裝夜斫營。莫訝小弰弓力軟，射生飛翦似飛螭。

楊帝堤邊鬥草歸，謝公堤畔踏青迴。春風十里珠簾卷，何處空空妙手來。（此首「堤」字，應有一誤。）

名爲俠客猶敷粉，喚作仙兄未離家。學道從今三洗髓，禦風騎氣到天涯。

一斗紅珠綴繡旗，孫家小妹比雄姿。劉郎不免風情在，書到休輕帳下兒。

短劍鏗然玉有痕，中宵出入五侯門。西園無忌千金約，賴有口姬解報恩。

掌上孤日晨輪筇，中篋斂自通神（二）。情騰小立真如夢，恐是留侯似婦人。

按：詩中有微詞，亦有近褻語。恐是失行婦女如昌黎所謂雲窗霧閣事恍惚者耳。

〔一〕此句原稿脫一字。

「雕蟲篆刻，壯夫不爲。」今之小詞其尤者也。然李太白、白樂天、蘇東坡、歐陽永叔之徒亦復時時染指，而歐蘇兩家爲尤富。至永叔所謂「翠被雙盤金縷鳳，憶得前春有個人人共」。又云「往來窗下笑相扶，問道畫眉深淺入時無」者又何豔也。豈情之所鍾，賢者亦不免與？余不爲此已三十餘年矣，偶檢敝簾，得舊作數闕，不忍捐棄，聊錄於此，以見余老病而根塵未泯，猶未忘童之心也。其中海市蜃樓，往往憑空示幻，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，則鑿矣。窮措大，何當有此哉。亡友方於九自敘其《鏡花詞》云：「倘問宋玉東鄰之女究屬何人，則曰：莊周北海之魚，斷無此事。」吾亦云。

木蘭花慢 秋閨

秋光何處也，窗兒外，樹兒梢。梳洗傍簾櫳，湘紋半卷。銀蒜輕敲，一窩雲鬟纔解，闌來的芳蝶，撲蘭膏。爲遣輕紈逐去，任教別院逍遙。一雙笑靨暈紅潮，螺黛情人描。將寶髻傍邊，鳳仙花片，圍個週遭。金縷弓韉初試，慢騰騰，篤速送纖腰。忘卻菱花未掩，被郎背面偷瞧。

訴衷情 閨情

閒愁愛把雙眉鎖，要遣不由我。夢魂剛到南柯，又被風吹破。

簾欲卷，慵無那，還思臥。睡仍耿